



读书随笔

质朴的生命体验

——读陈忠实的《白鹿原》

周国强

读陈忠实先生的《白鹿原》，是因为一次特殊的机缘。2011年11月，我有幸曾参加过一次陈忠实先生的讲座，聆听了先生深厚的教诲，获益匪浅。

从那张沟壑纵横的脸上，我读到了这位典型关中汉子的醇厚与质朴。在那次讲座上，陈忠实以其特有的敬爱，对当今文学的现状和未来作了深邃的剖析，以及独到的展望。当然谈得最多的还是《白鹿原》，此外他也介绍了新作《寻找自己的句子——白鹿原》创作手记。他说，任何一位作家的创作，都是一个探索的过程，都包含作家本人的生命体验，黄土高原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冲击激荡着陈忠实的创作热情。可以看出，对于那部最能启发心智、焕发热情、激发灵感的人生经历，他十分珍惜和看重。

阅读《白鹿原》一书，我不能不被陈忠实扎实的笔触所感染。这部荣获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巨著，的确倾注了他本身的生命体验，他叙事质朴、平实，不饰美，不隐恶，客观地向我们展示了一幅近代中国农村生活的历史画卷，画面沉郁而凝重。

如果说封建社会是一个生命体，同姓同宗相聚而居的家族就是这个机体的细胞，族长是细胞核，家庭是细胞质。那么，当某个细胞因子突然发生变异，家族统治形式即会发生动摇，家国同构的封建统治社会的基础也将受到影响。白鹿原上白、鹿两姓家族就是封建社会机体中的两个细胞。如果没有革命，没有列强争夺这片膏腴之地，那么白鹿原上的生活不会改变，一切都会维持着原来的秩序。普通百姓只要有饭吃，能处理好娃子的成家大事，就别无他虑了。然而清末民初的革命形势风起云涌，平静的生活被打乱了。革命给这个贫穷落后的乡村带来了什么？是维持现有的封建体制还是变革？掩卷而思，深感陈忠实给读者留下了一个艰涩的难题。

小说人物众多，但大多形象丰满，陈忠实只用寥寥几笔，即能将人物写得栩栩如生。从乡村底层人物的琐碎生活发越人性本质，是陈忠实擅长的领域。同是封建意识浓厚的族长，白嘉轩正直善良，鹿子霖虚伪卑劣；同样走过人生低谷，黑娃改邪归正，白孝文投机革命，周是革命青年，白灵、鹿兆鹏加入共产党，鹿兆海成为国民党党员等等，他们的死而复生，生死离合的命运扣人心弦。这种群像式的描绘，体现了大变革时期人性的复杂与多元。

对于书中人物的命运，我最同情的是两个女性之死。白灵是一个信念坚定和有奉献精神的知识分子，她拥有旺盛的革命斗志和激情，却在肃反运动中被自己的同志枪毙了。田小娥是欲求人的小妾，追求爱情自由，与长工黑娃私奔，却因黑娃离家而堕落，惨死在公公鹿三之手。封建时代女性的命运多么悲惨！

一部优秀长篇小小说的诞生，必定是要经历长期的痛苦磨砺和心灵煎熬。“陈忠实先生这样说过，他的《白鹿原》深受法国文豪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影响，也有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，仿佛一切都由神秘的因果所定。比如如果先生，他是知识渊博的儒士，同时又是拥有洞察古今的先知，他的死而复生方式离奇不经，几十年之后，当红卫兵离开他的坟墓时，坟头上所刻文字显示，他对此早有准确的预见。

后来，我又读了陈忠实的小小说《乡村》，散文集《生命之雨》等，都深切感受到了他质朴忠实的创作风格。正当我企盼能更多地读到陈先生的佳作时，却在去年4月末听说，他因病去世，在73岁永远“封笔”了。我当时念及斯人已去，不禁黯然神伤，可一看到先生的文字仍然留存于世，仍在读者的肺腑间激荡着气回肠的情感，又觉得大可不必感伤，在以文字与时间的对垒中，先生已然获胜，赢得不朽。

让书香飘荡在家庭每个角落

赵爽

漫谈阅读

动则以“我爱读书，我爱生活”为主题，汇集众多出版社上万种图书的各类书展，真的就能让人们从此爱上纸质书阅读？真的能把读者推向品质阅读的“深水区”吗？

答案不用我揣测，人人皆知，各类书展确实展示了纸质图书出版业的繁荣，可若要引领纸质书阅读，举办这些书展还远远不够。

相关数据显示，2016年，我国成年国民各媒介综合阅读率为79.9%，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为68.2%，所谓“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”，是指有数字阅读行为的人在整体国民中的比例，包括网络在线阅读、手机阅读、电子阅读器阅读等数字化阅读行为。为什么“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”那么高？微信、微博等社交平台为人们提供了大量电子化、便捷化阅读资源是一个方面，但很多纸质出版“重数量轻质量、重经济利润轻社会效益、重简单出版轻文化传承”现象的存在，更是值得深思的原因。

说起对各类“书展”的看法，我身边10多位平时也翻纸质书的朋友都说，更像是出版社及作者们搞的一次促销活动，对提升人均纸质书阅读量的帮助似乎并不大。

其实，我们都知道，营造“书香中国”需要的是踏踏实实作为、扎扎实实的根基。而让书本回归家庭，让书香飘荡在家庭每个角落，或许才是拯救纸质阅读好习惯的更有效方式。“家”是整个社会的细胞与缩影，在某种程度上，“家”的精神面貌反映着文明发展的特性，当人们甘愿追求安逸享乐，却忽视了阅读与精神成长时，不知不觉就消磨掉了闲暇互动时光和捕捉探索智慧的能力。

阅读不仅能刷新家庭精神面貌，与此同时，还是家庭成员关系的黏合剂。静下心来读书，会在无形之中让每个家庭成员变得“知书达理”，具有理性气质。文学评论大师梁实秋曾忠告人们：“一摞书香压百香”，也就是说，即便再小的家，下一个书房那一个角的书架，家中也会书香弥漫。拿我家来说，我们兄妹及侄儿、侄女始终保持阅读纸质书习惯，与家中的书架密不可分。

我的老家在偏僻的小山村，相比村里小伙伴仅有“课本”和“连环画”可读，我们兄妹是幸运的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父亲担任生产队“政治队长”，集体订阅的《人民日报》、《参考消息》、《省报》和《红旗》、《中国青年》杂志平时放在我家，年终集体分红再分给大伙。父亲每天坚持看报，看后折叠整齐、分类码放于木头钉的书架上；重点学习的内容全用圆珠笔做上记号单独放于橱顶，以便晚上带读。那时候的晚上或雨雪天，我们喜欢黏在父亲身边，渐渐也从父亲那里“沾染”了阅读习惯。读小学三年级后，这些报刊不仅成了我的“课外读物”，更培养了我有空就喜欢翻纸质书的习惯。

记得我哥哥读书时，父亲在他房间钉了书架，摆上面只是课本、报刊、连环画和数量极少的古籍，但简易的书架像魔术一般，贯穿了整个房子。从卧室延伸到堂心、厨房等，蜿蜒地连接起平台和楼梯，形成错落的高度，将我们阅读的空间拓展到了极致。在那之后，我、弟弟、妹妹读书时，父亲都分别在我们卧室里钉个简易书架，使阅读这件事在老家的土房子里成了一家人的习惯，让普通甚至简陋的老宅每个角落泛起了阵阵书香。

直到现在，我每次回老家陪父亲看电视，都会时不时从书架上找本曾读过的旧书或旧杂志翻翻，以至于侄儿侄女、外甥也不自觉地染上爱翻纸质书的习惯。

所以，让人们爱上阅读，不妨从家庭入手，培养每个家庭成员良好的纸质书阅读兴趣。这其中，家长的言传身教，惜书爱书，才是对纸质阅读真正的引领。

新书速递

这期新书里有本埠名家的两部力作

《纸牌》

作者：万宁
出版社：湖南文艺出版社
出版时间：2017年08月

【内容简介】

《纸牌》是著名作家、湖南省作协副主席万宁小说创作的精选作品集，包含七个中篇小说，全都在《当代》《十月》等权威刊物发表。

这些小说来自生活，以生动、敏锐的语言，独特的视角，真实细腻地记录观察时感中国茶地茶乡正在发生的事情；记录我们抬头便能见到的各个层面的各色人物；记录当时时代和社会存在的两性情感、传统与新媒体冲突、贫富差距、人性孤独、城乡文化、都市欲望、朋友间人情困等现实问题。

与《纸牌》小说、《纸牌》等女性小说相比，万宁同样细腻地写出了人性之幽深复杂，但语言更舒缓深透，更清丽动人。

有论者说，万宁的小说时代性十足，生活气息鲜明，每篇小说都有对当下社会的现实热点问题进行深刻思考，兼具可读性、文学性和思想性。每一篇都干透透的，每一篇也令人唏嘘落泪。

著名作家王跃文说：“万宁的小说别开格局，已有大观气象。”

《讲述》

作者：万宁
出版社：湖南文艺出版社
出版时间：2017年08月

【内容简介】

《讲述》收录万宁散文19篇，加自序头20篇，全部以第一人称视角叙述，用极为节制、深奥而又蕴藉、于平静的叙述中隐藏着自己的情绪洪流。

这部散文集大多以叙事写人物，书中人物除了万宁自己，其余都是她最亲近的人。即依笔触延伸向外人，也是自己亲历亲见，与自己生活发生了交集，真正触动过自己心灵的人。万宁以自己的童年经历和家族记忆为中心，沿自己的血脉最深地向内追溯，以个人成长和家族历史书写人世沧桑，勾勒出近百年中国历史的风云变幻，共叙散文之美，几近绝唱。

《讲述》是一部有小说质感的散文集。万宁的散文擅长以故事来写人物，故事背后又往往留有丰厚的内涵让人回味。她笔下的人物，哪怕寥寥数语，人人皆有鲜明的个性。她叙事节奏从容舒缓，有时绵密到不容插针，有时又如行云流水，畅快疏朗。她喜欢用本色的直白来描述人物事件直接呈现，叙述语言极具动态化，这些都使得她的散文读起来极具美感与快感。

评论家凌履说：“万宁的散文叙事具有一种故事外延的阅读快感，一个个情节细节，一个个细腻的事件和场景氛围，既有散文必然的真切情感的凸显，又有小说叙事的节奏和张力，给人阅读的快意和回味。”

【作者简介】

万宁，湖南岳阳人，中国作协会员，湖南省作协副主席，株洲市作协主席。1991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，在《人民文学》《当代》《十月》《天涯》《美文》等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100余篇，著有《忙来忙去》《今夜有雨》《流逝的雨林年华》《走进清华》《纸牌》等作品集。

《心理罪：城市之光》

作者：雷米
出版社：重庆出版社
出版时间：2017年09月

【内容简介】

俗话说，做了坏事，就会有报应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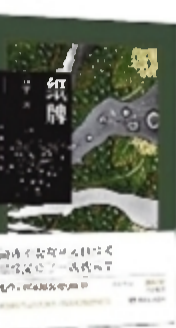
这个城市中的每个人正在陷入前所未有的狂热与满足感中。这更是一道光，有一个神，有一把随时可能挥向作恶者的头颅的利剑。他是正义的，强大的，同时又是神秘的。每个人都变得小心翼翼，谨言慎行，生怕自己成为“城市之光”的下一个目标。每个人又都变得肆无忌惮——“城市之光”是我们的！而他自己，则希望成为那柄屠刀上的一级利刃。

当这架天平开始倾斜，人人变成凶器的当下，他当了一张勇敢的赌局。

【作者简介】

雷米，公安刑警学院教师，精通犯罪心理学和刑侦学，洞悉形形色色的罪恶，甚至超过自己的警衔。以其代表作《心理罪》系列崛起，成就“中国心理罪小说第一人”。

雷米的作品先后被译成多种文字，在欧美、东南亚等地出版，也有繁体版在香港和台湾地区上市。《心理罪》系列同时登录多家大型视频平台，分别由李易峰和谭卓主演的两部大电影，上映了一部，还有一部也即将在影院上映。



品读诗词

读谭延闿写给老友

的《寄皋农》

顾立新

茶陵高陵名人谭延闿，是民国时期重要的政治家、军事家及国体书法大家之一。他生于官宦之家，从小接受严格的诗词写作及书法训练，练就了过硬的诗词和书法功底。谭延闿作诗快而且多，保存下来的却不多，在他逝世后，其弟谭延闿将他的诗稿集起来，整理为《谭延闿先生手书诗册》影印出版，“分赠亲故伏先睹为快”，以赠送亲朋故旧阅读收存为目的而刊行于世。

《谭延闿先生手书诗册》收编的只是谭延闿生前所作诗歌的一部分，其余所作多散佚不存。该书共4卷，收编谭延闿诗作约450首。其中，第一卷《寄卫益诗草》有七律《寄皋农》，这是谭延闿在光绪二十八年至民国十二年（1902-1923年）之间写给高陵人谭皋农的一首诗，也是《谭延闿先生手书诗册》中唯一一首写给高陵老家友人的诗作。诗云：

长空寥落百忧增，蜗居还忆老经生。
书窗灯火余前梦，高陵桑麻恨大平。
人世茫茫谁得料，残年耿耿愧无成。
遥望山色应如昔，知我怀君此日情。

谭延闿即谭延闿（1868年至1941年），今茶陵高陵镇光明村人，前清廪生（县学公费生）。谭延闿10岁时结识了谭皋农，从此，相差十二岁的两人成为相知40年的忘年交。

谭皋农不慕名利，他科场失意之后，投身于教育事业，先后在七都高陵公立高等小学及长沙、湘潭，还有浙江、江苏等地任教。谭皋农学识渊博，勤于笔耕，教学之余撰写了《庸俗信史》、《庸俗信史》、《庸俗信史》等著作，但留存刊行的只有笔记体杂著《庸俗信史》。民国十六年（1927年）“马日事变”后，谭皋农被国民党地下党人谭登鸿、谭霖救，抗战爆发后，他返乡开办私塾，教书终老。

以编年顺序排列，《寄皋农》大约作于民国四年（1915年），当时，谭延闿很可能曾附给了谭皋农，因为谭皋农正在七都高陵乡村。

这首诗叙述对友人的思念、祝愿之情，写得真挚、细腻而讲究技巧。

该诗首联写景，作者置身独居，夜夜难眠，心思空明地坐在书斋想念旧友，以此起兴，直入主题。颔联叙述自己此时孤坐灯下，一直在回忆此前的一个梦，久久回味梦中与友人欢聚的情景。作者通过这样的叙述表达对友人思念之情，言之真切，比直率的表白更为动人心魄。在颔联中，作者还遥想此时家乡太平无事，桑麻丰登，友人过得安然恬适来自我安慰，聊以消除相思难眠的苦恼。

作者以所思所行来揣测友人的行迹，不只是单纯的自我安慰，还有与友人相知日久后的理解与尊重——无意于名利的友人，此时此刻一定是安居于乡村，默然而又执着地做着自己所倾心以任的教育事业。

在此基础上，颔联转而论及世事、人事，于笔端蓄势。一方面，作者慨叹世事难料，不同的境遇使自己与友人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；另一方面，作者又感叹时光匆匆，自己日渐年长而一事无成，有负于友人的期望。

慨叹、感叹之中，作者含蓄地自责，希望以此追寻与友相聚的原因，也希望友人理解自己的苦衷和心情。这其中的“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”，让人恍然感觉作者当时似有无穷心事要与友人倾诉，而两地分隔的现实又使人无法遂愿，只能一个人枯坐灯下，在失望中空对友人思念。读到这里，我们恍然大悟：难怪作者深夜难眠！

在尾联，作者一反首联必发的豪情，出人意料地克制，以平静、平和的语调呼应首联，再一次遥想故乡山色风光依旧，友人悠游其中，虽然在数百里之外而心与我相通，能感受我此时此地的思念之情，同样感受着相思难眠的煎熬。这与王勃“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”之句有异曲同工之妙，这是作者理性的自我宽慰，也是作者对友人的衷心祝愿。

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：
1094668634@qq.com



(市新华书店供稿)